

布谷声声

唐运华

“豌豆饱鼓”，村子里空传来布谷的叫声。布谷鸟来时，恰逢豌豆成熟，村人把它的叫声翻译为“豌豆饱鼓”。

田野里密集排列的麦穗一天天变黄，金黄的麦浪在阳光下波涌起伏，流金溢彩。村人见面议论着“再过几天就要割麦了”，忙着买镰刀、木叉、木锨，造场，做着收麦的准备。

麦收是北方农村最盛大的节日，它关乎到农民一年的收成。麦收时村里的气氛是焦躁紧张的，除了卧床的老人、婴儿，村里凡能走动的大人小孩全体出动，通往田野的土路忙忙碌碌，有装满麦子的架子车经过，山一样的麦垛把拉车人的身体隐去。土路上横七竖八地掉落着麦穗，有老太太和小孩在路上拾麦。

收麦的时候，布谷鸟的叫声被村人翻译为“割麦垛垛”。田野里一望无垠的麦浪不多天便变成齐刷刷的麦茬地，像刚剪过很整齐的平头，先前被填得满满当当的田野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田野中间长着像芭蕉叶一样

硕大的泡桐秧。“割麦垛垛”，布谷鸟的叫声在田野上空回荡，麦茬地被阳光照得白亮耀眼，不少人戴着草帽在日头下劳作。布谷鸟的声音空灵苍凉，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倏地给你一阵感动，激起美丽忧伤的情怀。布谷的声音是古老宁静乡村的点缀，像是阳光下平静河面上鱼儿忽然跃出水面灿烂的水花。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乡村幽静的日子被拉得舒缓悠长，像村后缓缓流淌的涡河水，永远没有尽头。

布谷鸟叫时，也是打烟叶的时候。村头地里的烟叶已经长到半腰高，阔大的叶片上落满扬场时飘落的麦糠。进入烟田，如浮游于碧波，满眼是阔大的叶片，顺着烟垄的方向，一眼可看到烟田的尽头。烟叶纵横交错，互相搭手，遮得密不透风，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打麦场边是高大的烟炕，烟炕边是笔直粗大的泡桐树。整个夏天，在烟炕周围，长长地弥漫着烟草特有的呛味。

伴随着布谷声音的，还有斑鸠的“咕咕”

声。斑鸠是乡村一年四季不走的家鸟，它们不爱打扮，像个农夫，长得灰头土脸。冬天当其他鸟儿仓皇逃窜时，它们仍固守在光秃秃的大树上，黎明即在你的晨梦中鸣叫。

“黄鹂高高，黄鹂高高在那住，我在高山王皮溜”，这是小孩子给黄鹂声音的翻译。黄鹂来得比布谷稍晚一些，黄鹂的鸣叫比布谷更为婉转动听，它鹅黄的身姿比布谷更为俊俏。在阔大浓密的泡桐叶间，黄鹂轻快地扭着脑袋，卖弄着美丽的歌喉，当你想仔细看时，它像个羞怯的新娘子，一纵身，箭一般地冲向远处一棵枝叶更为浓密的大树。

布谷来得早走得晚，直到掰棒子，炕完烟叶拔烟柴，秋蝉衰鸣时，它还在稀薄无力的阳光中固执地鸣叫。深秋夕照，雾薄露凉，布谷叫得软弱无力，孤单的几声之后，便没了回音。再不多天，家家要扛起抓钩出红薯，这时，布谷的声音便翻译为“快出红薯”。此时，像黄鹂一类衣着光鲜只讲享受吃不得苦的鸟儿，早溜之乎也，无影无踪。

清晨
一声清脆的鸟鸣

卞彬



清晨，一声清脆的鸟鸣
如一只温柔的手
把我从睡梦中
轻轻拉回
那种声音很熟悉
也很亲切
仿佛儿时伙伴
在童年那头的呼唤

我不知道
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鸟
在宁静的乡村
它的声音
宛如一片片茶叶
漂浮在
五月的杯子里
给人一种心灵的宁静

我没有开窗去看
那是一只怎样的鸟
只是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静静聆听
它欢快地歌唱
直到把自己听进
一幅美丽的画中

唐诗中的朋友

李秋彬

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
这段行程，我可以放声喊
叫——朋友
那年与君在铜雀台，鼓瑟吹笙
那年与君在会稽山，曲水流觞

你不做达官，我不是贵人
我们是在落花时节，失散的
羁旅亲朋
桃花潭水，已入长江天际流，
此情不休
江枫渔火，飘过泗水瓜洲，
仍念吴勾

黄鹤一别，万里难还
阳关古道远瘦马，故人何处
再吹箫
浮云又添海内知己意，落日
复照天涯比邻情

少小老大若相遇。执手闭口立，
且莫再沾巾
一壶浊酒祭飘蓬，祝愿人长久，
友谊不言中

朋友
我们去南山见吧！从桃花园
走过
一起采红豆、摘黄菊、打青
梅，放入红泥小炉里
静听夜半钟声

春天汹涌在棟树上

闫兵



地抽一把蒜薹便回了。

刚走进村里路口，隔壁房子后面一棵棟树闯入眼。这应该是老林中仅存的一棵棟树，不那么粗壮的树干，枝杈上绿叶繁密，粉白的花瓣深紫的花蕊，丛丛簇簇，像雪一样弥漫了整棵树，散逸着幽微的清香。树荫清凉，地上铺满了精细的落蕊。安歌的《植物记》中“春天可以汹涌在一棵苦棟树上。”必须用汹涌、怒放这样喷薄有力的词来形容这一树的繁花，春天就汹涌在这树上。

对，春天就在这树上，这是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小时候常常在这片树荫下玩玻璃球、捉迷藏等，很少想到这些树。椿树、桐

树可以做家具或者房上的椽子，棟树，似乎没有什么用途，但棟树花荫却是我的游乐场。每当春天刚来临，我们便猴似地窜上树折些椿树的嫩枝，然后相互敲打，看谁采的椿树条硬，赢得彩头，敲断即扔，敲剩下的就拿回家加工加工，通常就是埋在地下封闭一段时日，或微微的在窑膛里烤一下，使之瘦硬，以备下次挑战，谓之“撇麻条”。

椿树枝桠不能玩之后，桐树便开花了，长喇叭似的花朵带着铜冠。小孩子便折些细柳枝，朝落下的桐树花朵穿刺，比赛看谁树枝上穿的花瓣多而且花瓣不损毁；还有的孩子回家拿了针线，把落下的桐树花穿起来挂在窗棂上。也有的做成花串挂在脖子上当项链，系在手腕上做手链，这些多半是女孩子的事情。《红楼梦》中迎春用针线穿百合花这个情节引来了多少文人骚客的怜惜与悲悼，村里的女孩子针线穿桐花不这么刻意，不这么矫情，只有天真和烂漫。

男孩有时也回家拿针线到树林里玩，多半是用针穿桐花的花头，花头黄褐色，呈粗厚的半圆形，极像一顶铜珠子，把桐花头穿起来做项链，一半挂在脖子上一半手拿着，模仿老和尚拿着念珠念经，念念有声，煞有介事，只是现在已想不起来当时念的什么了，也许是孩子们信口胡诌的韵词。

桐花落尽时，棟树登场了，棟树结满了比樱桃稍大些的棟枣子。棟枣子能做什么不知道，但是它却是夏天必不可少的玩具。堂兄弟两人，一人在地上挖两排小窑，一排四个窑或八个窑都行，一人爬树搬下几枝棟树，摘下一把棟枣子平均放到挖好的窑里，每窑八个或九个十个不等，然后两人各占一排窑，轮流抓起一个窑里的棟枣子分别放到每一个窑里，每窑一粒，就这样轮流抓依次丢，谁先把身前一排窑的棟枣子集中到一个窑里就是胜利。这种益智游戏简单方便，两个人走到有棟枣子的树下就可以玩，叫做“丢窑”或“拍窑”。

这些发生在树林里的童年乡间游戏，虽然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自己偶尔想起来却恍如隔世。如今，这些游戏也随着这片树林的消失而绝迹了，成长在这片新房子里的儿童也许不再属于乡间自然了，不再玩这种爬树玩泥的游戏了。而今天，当春天汹涌在这棵棟树上，我才前所未有的发现棟树花是那样的美。

这棵棟树让我不禁怀念起过去的那片树林和一去不返的童年了。隔了十几年再相见的老朋友，真是逝者如斯，风雨流年，树犹如此。